

序

金庸武俠小說風行於二十世紀後半葉香港，擴及全球華人社會，膾炙人口，像彗星燦爛長天，如劍氣劃破虛空，洵為香港文壇與文化的瑰寶。武俠小說是一個奇特的文類，而「俠」在中國社會也是不尋常的流品。章太炎稱「俠者無書，不得附九流」（《尙書·儒俠》），因大俠視死如歸，蹈白刃而踐正義，其極致則殺身成仁，不以著書為務。從封建專制的角度看，「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」（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），必然被權貴豪強所忌。但從庶民的角度看，「俠」卻能在法律以外彰顯大義，體證歷史、神話中的英雄主義（heroism）。中國武俠小說所寄託就是「俠」的精神，有虛有實——「虛」的是其烏托邦理想，滿足了在不公平的、弱肉強食的生存環境中，弱勢者對正義的政盼；「實」的是其小說人物典型，常能在傳統社會及現實世界中找到對應的角色。金庸武俠小說，風潮席捲一時，研究著作亦大量湧現港、台及海外各地。邇來區肇龍博士《香港故事：金庸小說的誕生》付梓，問序於我。我自少喜讀金庸作品，尤喜其穿穴歷史故實及文學作品，故樂意本於研究方法原理，分享一點讀後感想。

本書除緒論及結語外，概分五章，先從金庸個人成學與職業談起，進而考察歷史背景，包括五十年代香港的文化環境、生活型態、閱讀習慣、庶民日常等，以見大環境與金庸作品，存在一種循環呼吸、息息相關的聯繫。第四章將視野擴及同時期的武俠小說與作家，透過筆法、情節、人物的同異比較，轉入第五章回歸金庸作品文本的解讀。全書最後數十篇附錄，益見取材豐富，左右逢源。作者開宗明義宣示此書特色，是揭櫫發生學的觀點。發生學（phylogenetics）原本指涉自然物種的研究，認為物種演化，常息息相關，新物種的發生，與其他物種具有譜系的關係。由此考察，則能明瞭作者用意，以及本書特殊視角與貢獻所在。

歷來偉大文學作品的橫空出世，研究者著眼之處，大抵不出「必然性」與「偶然性」兩端。所謂「偶然性」，可借用陸游詩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」二語說明，認為文學作品的成功，與客觀環境無關，純粹是作者偶開天眼，自抒胸臆，而有所撰述。或至作品完成後，亦將對作者宣告獨立，即解釋權亦非作者所能專有。至於「必然性」，即認為作者與作品之成功，必然得力於客觀背景與物質條件。故從作者成長背景、時代因素、文化氛圍等，皆可偵知其作品的文學表現原理。而作者與作品的各項可供分析的元素，源流皆可追溯，所有特性均有不得不然的糾纏關係。縱觀作者此書，主要取法後者，論述以「必然性」作為預設。書名提示「香港故事」，用意已呼之欲出，認為香港的歷史大場景，實促成金庸作品的誕生。作者循此而用力，以簡練的文筆，鋪陳豐贍的材料，益見脈絡條暢，富有思致，讓我十分驚艷。開卷之初，實未預料作者對香港歷史掌故的嫻熟，對各地研究成果掌握的周延，對文獻回顧能的深入，對其他武俠小說作家作品知識的豐富，一至於斯。全書既有小說文學技巧的勾稽分析，亦能處處呼應傳統知人

論世的旨趣。其中雖不無可商榷之處，但精彩處處，亦已難能可貴。個人以為，喜讀金庸作品的讀者，如兼讀此書，必能對於作者、作品以及東方之珠的筆路艱難和光輝歲月，有更加立體的認識。

我與作者在香港教育大學曾有同事之誼，數年相識，知他治事認真，待人誠懇，酷愛武術，有尚武精神。如今刊佈此書，也是他修身治學、處世待人的拓展，為他感到驕傲，也就不避思出其位之譏，為這部堅實的著作說幾句未必專業卻也是實實在在的話，與讀者分享，與作者互勉。

鄭吉雄謹序

2021 年 6 月 21 日